

（戈横）

(4) 佩

湖南澧州，有富人家，因災後，被其子某擄去，去距地三丈許，防守者置不爲問，以爲飛網千層，插翅不能飛越也。劉亦自分不得生，蓋平昔原與匪首有隙，僅爲所得，必亡心焉，不惟勒索也，第私忿與其死於賊，毋寧自殺。暫見其子，率其子，憤思智生，違守者疎懈，急躍一躍，斃守之勢，如燕及墜地，復而適飛曲曲復而遂脫險，及匪覺，黃鉤杓，猶疑劉隱身杓，猶疑劉一昨幸瀝，親

(?)

介紹 江都夏宜法先生手製之八
印泥、上品者幾經所製，久已出
於文藝界、茲徇友之請，照本已
格於外，可別此泥爲係北京落
近來報載甚允方綱案 舍姓氏
書無姓者，如謂手民誤植，亦
不應一誤再誤，各報皆誤，敢問
某某、

(羽赤)

的第二天，子勳先生、劉雲龍先生（亦名徐山）在杜松園地方片
學正京使我們觀看自己的第幾故鄉。一晝時釣游之地。一片
且被其情勢驚動今日，杜松園海防數十，為彼鄉遊覽勝地。
譚先生、都湖莊有別墅，道遠不平，汽車可以直達，自海防至
南京城，約有三四百里距離。若乘汽車，祇需三小時即到。旅客
之間，對於許多朋友，當然又有多少的安慰。我每次到譚氏南
方，多訪許多朋友，當然又有多少的安慰。我每次到譚氏南
家，安南旅館內，因好奇心所衝動，很想進去參觀一下，但
會，又由甫先生說：裏邊弄得太簡陋了，也就懈怠下來。聽說安
安南戲館中時常演新排演有關的事，記者也不願再事追
否有三麻子一樣的出色當行，安南的事，記者也下願再事追
們在盧光盛爐中生起了火車坐的二等。因有黃先生先容，
當天頭黃先生特別趕到，車站照料。聲言第三層閣樓上
早決，相見匪遙而數日小別，亦不免黯然魂銷。從車中外望，平
漫長村落或遠山一帶，飄水之神，不過處處支來立中，似頗
見其時有二三排牛，飲水放牧，不知處之將至。田中稻根

成不被

國民政府成立後，我新聞
界亦中人，彈冠稱爵者，實繁
有徒。如仰力子、葉楚傖、
陳布雷諸君，均稱中樞俊
傑，其餘則縣長、局長、祕
書，更不勝枚舉矣。最近，
小說家先進包笑天君，亦
兼執筆而做官，監監察院，
任設計委員。蓋包君與楊
子、李君、顏指友善，屬於幫
手，亦有一日之知于長監
架，遂

愍海采梔記

(鄺曉)

立法院成立某已兩載有餘，在此訓政時期，凡百主義，均須遵照孫總統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從新訂立。故立法院工作之繁巨，在國府五院中，除行政院外，當首屈一指。繼計兩年以來，各省市憲法典之經立法院訂定者，可逾百款。每一法典訂立時，在起草時期，必先經各組專門委員，詳密研討，直至草呈正式成立，然後舉行全體會議，三讀通過。再由國務院公佈實施。其手續至為周密，蓋立法為國家基礎，非此不足以昭慎重也。平時每法典三讀通過時，各委員雖亦互有互勝成功者，然終未若本月二十一日通過新鹽法之會場空氣之熱烈也。誠以舊鹽法之

平民，和于前年之歷史，杜撰紙條，民民可恥，宋元明諸時代，雖創紙條

百蠱詞

(牛十)

(一) (國寄敬江南)

蔣某以五十金娶婦曰關妹，固鄰女也，介紹人陳某，亦舊鄰，結婚後產一女，而婦適交，將疑姦家藏匿，及陳某串通，控於法院，卒以證據不足，判決無罪，不知尚有遺珠之望否。

同屋好。離合太匆匆。飛去青蛾都入夢。放來白鶴早開籠。一顆掌珠空。

(7-1)

(二) (廣寄望江南)
蔣某以五十金娶婦曰蘭珠，
固鄰女也。介紹人陳某，亦舊
鄰，結婚後產一女，而婦逸矣。
蔣疑婦家藏匿，並及陳某串
通，控於法院，卒以證據不足，
判決罪，不知尙有遺珠否？
望否？
同居好。離合太匆匆。飛去青蛾
都入夢。放來白鶴早開籠。一顆
靈珠空。

曹全之不動產，雖不如汪墨人之多，然廣州之都府街與東山、香港之堅
千與九龍、上海之武定路與愚園路，均有房屋，開除都府街及武定路二
外，悉爲曹全夫人所購置，故業主之名，非曹全而爲曹全夫人，乃以曹
夫人之名，不及時流於頭人之名之顯，故人皆曰曹全無產業，
曹全夫人，經手相投事項之外，又愛於賭，麻雀非五百元之局不參加，
佗城又有花會大王之稱，曾以一千元一注，開佗城花會豪賭之風，據佗
中人計算，一千元如中寶，可得三萬餘元，於此，亦足見曹全夫人好貨
本色矣、

曹全夫人每臨香港，必購一汽車，用以代步，及其離港，則賤值售之，及
再來，又置一新車，故曹全夫人之汽車，在香港最屬出色常行。

臨川李梅庵、衡陽曾晨暉、樂善館舉行，蓋以南先生生日、荷好小酌於此爲組哲生同慶，定於每歲春秋、舉行祀典、本年春祀，已於前日（念四日）假陶態度、亦非如生、是日則祭、祭畢、討論、稿梅庵先生遺稿、由蘇蘆官保生遺稿、亦在仲久皆可梓行、

悼寒の公子

100

第五回 花好月圓神偷奪扇 珠香玉笑天女散離塵

紅葉道：「話得說回來，淵源呢，不能說沒有淵源。」回我上杭州去，湖上邂逅，她娘提起來，後發台，要我幫幫，我既答應了，自然得照着我的力量去做，至於見面的話，我既不知她的住址，她也不知我的地方，我雖天天看她在樓上唱戲，她還不見得老遠的留待着我，何況雲道，勸先生，您愛，她家去搖，我

有法子，替您打聽出來，紅葉搖頭道：「老謝你的好意，這們老不見面的，捧她，知道的人，還會說我這捧她，有墊柄上的立場，不然的話，免不了給人說一句，有所圖而不出此了。」劍龍立起來，將盆子碰的一片響，大家便簇住談鋒，聽他朗然說道：「紅葉兄捧捧角，怕人說他有所圖，我竟敢捧捧坤角，而無所圖，這個人也太太無稽取思想，我兄弟捧捧雲，諸君有的想已知道，今兒兄弟有個驚人的消息。」報告給諸君聽，諸君聽了，或以為平淡無奇，而至少在我李劍龍的個人歷史過程上，是一個驚人的變動，就是我跟

臨雲啊，已經正式的訂婚了，一句話未完，滿座的掌聲，已恍如春雷



發聲。

(果過)

又與卜世間友、寒雲當年傳爲、爲位、病、不如其書法之能清勁拔俗也。在
野之習、亦無餘(鄭之孫淵如)杜
而笑者、定不乏人、其平生行事、尤
熱在人口、茲可省、惟余觀葉先生
平致力之最遠者、厥惟古畫戲劇生
章書法四事、昔者近年多散失、戲劇
亦最腐陵散、今茲所可論定者、惟詞
章與書法上、以鄭意言之、葉雲書法
尤在詞章之上、蓋葉雲詩詞、詞藻
有餘、而意蘊不足、每犯空廓陳腐之
病、詭謂定不止此、惜其好色嗜利、斷

油肝魚驚精麥發科

了入東

[illegible]